

稻城：从高原净土到世界名城的故事

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李银昭 杜静 侯云春

稻城，被誉为“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”。这片净土，是大自然的神奇馈赠。然而，这里，还有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人间奇迹。稻城，一个高原小县，3万多各族同胞，鏖战在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的雪域地带，用不到20年的时间，让世界了解了稻城，让稻城走向了世界。

不到20年，牛拉马驮的闭塞之地，变成内通外畅的自驾天堂。不到20年，稀有人知的无名小城，变成享誉世界的旅游圣地。不到20年，收入无几的藏区百姓，变成脱贫致富的奔康人家。不到20年，稻城，从落后走向进步，从封闭走向开放，从贫穷走向富裕。

如此短的时间，如此快的速度，是什么让稻城享誉世界？曾几何时，在年财政仅有25万元收入的困难岁月，稻城毅然拿出15万元“巨款”，聘请专家团队，高标准启动县内第一个景区——亚丁景区的规划。曾几何时，稻城用30万元、30天时间，修筑了一条30多公里的公路。这速度，这劲头，被誉为“稻城亚丁精神”。

有志向者事可成。2017年，稻城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关，达到10895元，城镇居民达到31130元，全县人均GDP21176元。

稻城人民天不负。从高原净土，到世界名城，如今的稻城，除了大家都知道的海子山、红草地、亚丁村、青杨林、桑堆河谷、三座神山等自然风景外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还有无数的没有传开的稻城故事。



收获

一条河流的福泽故事

宛若天河，在飘渺的云雾之上，在仰望不及的海拔3600米高空，潺潺的河水，如一条玉带，从古冰川时代流来，润养着两岸挺拔的万亩青杨林，环抱着一座如江南水乡般美丽的高原小城。

这就是稻城河。

稻城河，发源自稻城县境北部的海子山西北麓，是一条古老的河，又是一条年轻的河，一条充满着活力的河。

说她古老，是因为她的河床上，留着200万至300万年前古冰川的印记。她从1145个海子，以及嶙峋巨石构成的海子山出发，蜿蜒在古冰川运动时期形成的高原河谷，百转千回，后与巨龙河、水洛河、金沙江交汇，最终流入长江。

古老的稻城河，因地壳运动变迁、青藏高原抬升、气候变暖等多种原因，在沧海桑田中，渐渐衰

退。一度，每到旱季来临，稻城河水就会渐渐减少、断流，甚至干枯，成了一条没有水的干河床。

说她是一条年轻的河、充满活力的河，是因为随着“大规模绿化全州·稻城行动”的持续推进，稻城县委、县政府按照“山植树、路栽花、河变湖(湿地)”思路，让一度断流，甚至干枯的古老稻城河，青春焕发，四季重新波光粼粼，游鱼跃动，白鹭翻飞。

年轻的稻城河，日复一日地浇灌着两岸的田地牧场，年复一年地润泽着两岸百姓的今天和未来。

从古老变年轻，这条河的变化，是稻城县全面发展蓝图上的一步谋划。

河岸的县城，原名稻坝，处于川滇五县交界之地，是川西高原深处一座古老美丽的小城，随着全域旅游的推进和发展，稻城加大了对县城民族特色、地域特色、生态旅游特色的

打造力度，使这个茶马古道上的驿站，变成了民族文化特色突出，现代气息浓郁，商贸聚集，游人潮涌的靓丽的高原小城。

河岸的金珠湿地公园，总面积高达1730公顷，涉及稻城河流经的金珠镇、傍河乡、色拉乡，这里河床宽阔，河水舒缓，冬日冰雪覆盖，夏季山花盛开，湿地内丰富的植物群落，与周边的万亩青杨林，构筑了一道调节区域小气候，净化空气，遏制生态系统退化，维护青藏高原水源，保护生物多样性，固碳增氧的生态屏障，有效提高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。

河岸的傍河乡，落地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——空间环境地基综合监测网(简称子午工程二期)，被当地人称为“天文望远镜基地”，将在1平方公里范围内建起401个射电成像望远镜，对太阳爆发活动等进行预报和预警。这一国家项目，也将与落地稻城河上游海

子山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(LHAASO)，共同助推稻城向“大天文观测集群所在地”进发。依托这张名片，稻城正着力推进建设包含一揽子体验式旅游项目的天文公园，未来又将成为稻城旅游的一大热点。

稻城河的新生和焕发出的活力，以及两岸生态、产业、旅游等一系列变化，让这方土地，正经历着千年未有的大变革。

稻城县委书记曾关和说，近年来，全县上下以“慢不得”的紧迫感、“坐不住”的责任感、“放不下”的使命感，坚定不移推进脱贫攻坚、依法治州、产业富民、交通先行、城乡提升、生态文明建设“六大战略”，从城市到乡间，从景区到牧场，稻城儿女以“每年有新变化，三年上大台阶，五年大变样”为目标，敢于担当，大干苦干，推动着稻城的发展，涌现出一个感人的故事。

一个牵马人的远见故事

桑登，茶马古道上的一个牵马人，他的祖辈生活在稻城县香格里拉镇的仁村，世代种地放牧。

父母去世早，冻土地里的土豆、青稞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，作为六个弟兄中的老大，肩负养家重任的桑登，只得远走他乡，以牵马为生。

桑登与马队同行，常年在外，涉过一条条河，翻过一座座山。后来村里选村长时，尽管他没上过一天学，但村里人说，他见过世面，推选他为仁村的村长。四年后的1993年，他当上了村支书。

2018年国庆节，村支书桑登，向记者讲述他和仁村的故事。

“仁村有这么多年，有这么游客，家家住的大房子，家家都有汽车，这变化，是谁也想不到的，是怎样也想不出来的。”

桑登今年55岁，当了近30年村干部，仁村的发展，他是参与者，也是见证者。

桑登说，香格里拉镇，原来叫日瓦乡，藏语意为“乱石沟尾”，一直都是全县最穷的村子之一，直到上世纪末才解决温饱。

他说，这里最大的变化，发生在2006年前后。那时，稻城县加大了对香格里拉镇亚丁村景区的开发力度。

然而，世代少有走出这方山水的村民们，对景区的旅游开发前景看不透，对开发的意义也不能全面理解，尤其在修建公共厕所这件事上，分歧很大。村民认为，把厕所建在景区，是对神山的不敬，就极力反对，甚至集体阻止施工，致使景区开发的进程比原计划大大推迟。

“那个时候，白天难受，晚上更是整夜睡不着觉，一边是天天相处的村民，一边是县上帮我们搞

致富的好事，那时觉得，当村干部，太累了。”

桑登说，小时候，我想读书，穷，没读成，家里六兄弟，都没读成，全村也几乎没人上过学。

牵马那些年，桑登在外见过一些世面，景区搞开发，他知道是件好事，可村民理解不了。作为村干部，他给村民讲开发后的远景，村民们不仅听不进去，反而孤立他，都不和他说话。“明明是一件走致富路的大好事，可村民就是不同意。”为这事，桑登经常夜不能寐，经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煎熬。

随着开发的推进，游客逐渐增多，村民渐渐感受到了景区开发带来的实惠，他们对桑登的态度也开始变好了。后来，在桑登任村干部的那些年，村民们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信任。

一晃，时间过去了十多年。仁村，如今的村民，在谈到当年阻止景区

开发那件事的时候，常常自嘲：“那是咱们干的一件大蠢事儿。”

仁村，马帮没有了，牛车没有了。

仁村，游客坐飞机来了，自驾游的车队来了。

仁村，一半的家庭都建起了两栋房子，一栋自住，一栋出租，仅租金一项，一年就可收入20万到80万元；其余一半的家庭，围绕旅游业，办民宿、做餐饮、销售工艺品。

仁村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
“越开放，越文明，越发展。”稻城县县长樊玉良说，随着全域旅游的持续推进，一系列新业态相继出现，并快速发展。现在的稻城，不仅经济发展更快，民生得到了改善，而且人们在思想观念、发展理念上也有了极大的转变。这种新的变化，对稻城今后的发展来说，是良性的、互动的、可持续的。

一个客栈的演变故事

一家小客栈，起源于一个小卖部。小卖部里的老人，怎么也想不到，多年后，他的后人会在稻城县香格里拉镇，开起一家在全县400多家酒店、民俗客栈中名列前茅的大酒店。这就是“绿野亚丁酒店”。

一位上海游客，在酒店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清晨的太阳，透过落地窗，照进酒店，使酒店更加温暖和明亮。

“原是一个小客栈，一步一步到今天，我见

证了发展的全过程。”这位68岁的上海游客说，他第一次来这里，距现在快20年了，那时他还算中年，是个到处跑的“背包客”。稻城的人文、民俗很吸引他，这家客栈主人热情周到的服务也很让他感动，每每入住，宾至如归。此后，每年他都会来这家客栈住上几个月。

格绒拥忠，是酒店女老板的名字。“从小卖部、小客栈到酒店，再到现在的规模，每一次变化，都是在县里大力发展旅游的带动下，推着我们发展起来的。”

她说，酒店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：

1997年，贷款10万元搞民宿客栈，为过往的赶路人提供歇脚之地；

2004年，贷款150万元，将客栈变成三层楼的酒店；

2014年，贷款2000万元，并自投1000多万元，建成了现在的绿野亚丁酒店。

这家酒店，是香格里拉镇一户藏家人，依托旅游，勤劳致富的一个小故事，也是稻城县发展旅游、带动百姓致富故事中的一个普通故事。

数据显示，稻城：2013年接待游客31万人次，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亿元。

2017年接待游客218.05万人次，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1.79亿元。

五年，游客人次增长了7倍，旅游综合收入增长了近11倍。

“以前酒店发展慢，自从县里加大旅游开发和管理力度后，现在，一年的收入，抵得上过去十年了。”老板娘指着她的酒店说。

一件土陶的传承故事

稻城有“四绝”，其中三绝是“神山”：仙乃日、夏诺多吉、央迈勇，合称“三怙主神山”，均为大自然造就。

阿西土陶，也是“四绝”中的一绝，却是唯一由人创造的。

阿西土陶，源自稻城县赤土乡的阿西村。据考证，阿西村制作土陶的艺人，已传承了十六代。这种土陶，因煅烧后，呈黑青色，又称“黑陶”，历史渊源可追溯到距今7000多年的余姚河姆渡文化时期。

降措，稻城县阿西村人，是阿西土陶国家级“非遗”传承人，也是家族里第五代传承人，

的作用。用来喝酒，更觉醇香。”降措说。

“12岁跟师傅学徒，15岁出师，跟土陶打了四十年交道。”降措说，阿西人做土陶，用土陶换粮食，一代代的制陶人，就这样养活自己，也养活一个家。

阿西土陶，成了“非遗”，名气更大了，来买的游客也多了，“前几日，北京有个人，一次就买走了300多件。”

降措也有烦恼：担心手艺传不下去。他说，现在能坐得住，静下心来学陶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。

“父传子承”，这是以前的旧习惯，老规矩。降措打破规矩，广收门徒，只为这门技艺得到

传承和发扬。

“阿西土陶是稻城的一张名片，县委、县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保护。”稻城县委宣传部部长王芳说，降措家的新作坊，就是县里协调，让他搬到了通往景区的公路边，前铺后坊，生意更好了。

除了土陶文化，稻城还有别具一格的服饰文化，独具特色的歌舞文化，个性鲜明的民居文化，古朴厚重的旋木文化、编织文化，这些述说着悠久历史、具有神秘色彩的稻城文化，没有在经济发展中被淡忘，而是像阿西土陶一样，得到了县委、县政府的高度重视，被精心地保护和传承。

一个村子的致富故事

子定村，是稻城县赤土乡的一个贫困村。说起村子的变化，40岁的村支书四郎益西很激动：“这几年的变化大得很，比前35年的变化还要大。”

过去，村民世代居住在山上，山高路险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经常发生。

过去，饮水困难，家家户户的水，都是女主人从遥远的山下，艰难地背回。

过去，家里的电灯经常不亮，电线通了，电却常停，很不方便。

过去，村民与天斗、与地斗，关键是，还要为采松茸、虫草，与外县的村民发生争斗，为此，还出过人命。

子定村，2013年启动整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，全村60户、265人全部搬到了山下开阔地，住进了安全舒适的新房子。

作为村干部，四郎益西是最后一批搬迁户，住进了360平方米的木结构“别墅”，其中约100平方米用于自住，其余房间用来接待游客。

让四郎益西最高兴的是：他家的两个孩子，一个在读大学，因是定向培养，不仅学杂费全免，每月还有生活补助；小儿子在县城读中学，同样免费住宿就读。“村里没几个识字的，我这个村支书，也算文盲，但孩子们都上学念书了，下一代就更有希望了。”四郎益西说，村里的孩子，大多被送出去读书了。

如今，村里有20户人搞起了民宿接待，30多人搞传统的牦牛养殖，农闲时还可出去打工或搞农产品加工和销售，家家户户都有了稳定的收入。2017年，全村通过旅游接待和农特产品生产销售，人均增收2000余元。

大崩秋，是子定村的第一书记，她说：“几年来，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，村民的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。”

2010年刚来的时候，大崩秋下村走访，村民很抵触，还说“有事没事你跑来做啥子”，现在日子变好了，村民见了她，都笑脸相迎，主动打招呼，有时还和她坐下来拉拉家常。

稻城，一直以来，贫困量大、面宽、程度深。2014年，中央出台实施精准扶贫政策，稻城审定贫困村55个、贫困户1266户、贫困人口5520人。虽然贫困总数小，但贫困比例大，贫困村占44.35%，贫困发生率高达20.25%。

面临如此现状，稻城聚全县之智，集全县之财，举全县之力，与各级帮扶力量一起，坚守风雪高原、默默奉献，倾力推进脱贫攻坚，探索和创新出“党建引领”“就业、产业、创建三个工程”“生态、精神两个文明”、旅游扶贫“132”稻城实践，贫困村路、水、电、通讯、住房、活动中心等基础条件显著提升，产业培育、集体经济、群众增收等方面成效明显，群众内生动力、满意度得到不断提高。

截至2017年底，全县已有1121户4996人脱贫，28个贫困村退出，贫困发生率降至1.9%，脱贫攻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，荣获“全省农民增收工作先进县”“全省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县”“全州‘三农’工作先进县”称号，生态文明建设和城乡提升排全州第一。

在这片大自然赐予的土地上，稻城儿女乘着改革开放之机，抓住每一次发展机遇，敢于担当责任，勇于直面现状，善谋实干，实事求是，锐意进取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，使稻城这个曾不为人知的小地方，变成了享誉世界的名城。

稻城，一处处自然的、人文的风景，一个个过去的、未来的故事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，从世界各地涌来。

稻城，风景看不够。

稻城，故事讲不完。

(图片由稻城县委宣传部提供)



稻城县城全景图



阿西土陶